



牧場雪蓮花

叔寬浮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572

花 蓮 雪 場 牧

著 浮 寬 叔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共收集十二篇小說和散文，都是以边疆农垦战士的劳动生活为題材的。其中《牧場雪蓮花》刻划一个好劳动的、受人喜爱的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形象，从她的身上，我們看到了共产主义的风格如何在年青一代的身上闪耀着灿烂的光芒。《赶大車的战士》描写一个对人民财产无限热爱的老战士，任何工作都能踏踏实实地做，而且总是做得很出色，表现了老战士的高貴品质。《火焰山中葡萄沟》描绘了葡萄沟的风光和葡萄沟人民愉快的劳动生活。其余各篇都是描写农垦战士的紧张工作和幸福的爱情生活，文笔比較清新动人。

牧 場 雪 蓮 花

著 者 权 宽 浮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94 号

大众文化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5 字数：71,000

195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目 次

赶大车的战士	1
白金的家乡	11
拖拉机队长	29
棉田姊妹	35
老班长的烦恼	41
雨中彩虹	48
第一条林带	59
牧场雪莲花	66
农场电话员	78
农垦战士的幸福	86
火焰山中葡萄沟	97
水打磨转	110

赶大车的战士

我有一个朋友在报社当记者，不少人都夸奖他手脚勤，出手快，是一个颇有才能的青年。他几年来几乎走遍了天山南北所有的军垦区，写过不少的文章。他曾写过横贯塔里木的胜利渠；写过火焰山脚的长绒棉农场；写过明珠般的石河子新城；写过孔雀河畔锦屏般的园艺农场；也写过北塔山牧场的春天。他每次采访回来，总要兴致勃勃的给我讲许多生动的人和事。这一次，他又给我讲了这么一件事。

.....

七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了玛纳斯河畔的一个军垦农场。刚一歇脚，农场左副场长就给我讲了一件事，我听了以后大为感动，马上就决定去采访。连午饭也顾不得吃了。左副场长说：“这个人在第五农作队工作，离这差不多将近四十华里，赶明日有了车子再送你去吧！”我抹了一把汗，说：“不要紧，我可以步行着去。反正路也不十分远，游游逛逛的就溜到了。”他见留不住我，就只得说：“那好吧，也许中途会碰上五队拉肥料的大车，你就顺便搭上吧！”接着，就给我指出了五队的方向，我就告辞出发了。

我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个挂包和一架照相机。天气很宜人，并不十分热。路左边是一条奔流的大渠，渠对岸全是绿茵茵的棉田和梧桐林。微风不时的送来阵阵混着香味的湿气，使人神志清爽，无比舒适，脚下无形之中也增加了速度。那知走了没有二里，我才发现路上的尘土太厚。一踏就拥上了脚面，甚至往鞋袜里面钻，走起来非常困难。心里一焦急，忽然觉得偏西的太阳也变得燥热起来，连吹来的微风也带有闷人的热气。正在为难的当儿，正好后面来了一辆槽子车。赶车的是一个穿着旧军装的中年汉子，他怪热情的招呼我坐上去，我也就毫不客气的顺从了。原来，这正是五队拉化学肥料的车子。这时，我便可以不为脚下厚厚的尘土而伤脑筋了，心情又变得象刚才那样的舒适、开阔。举目四望，啊！棉田是那样的宽阔，梧桐林是那样的葱绿，水是那样清，天是那样蓝，微风是那样柔软的吹呀！吹得棉花的枝枝叶叶象海水翻动起来。在这如画的景色里，我很自然的想起了左副场长说的那个人物。我打算先把听到的这些片断结构起来，到了五队再找主人公谈一谈，就可以着手一篇生动的特写了。

左副场长说的那个人叫李万才。他原先是西北战场上颇有名气的战斗班长。一九四九年在皋兰山上曾经只身叫十个敌人围住了。经过一场极为猛烈的拚刺，结果敌人全部被刺死，他也受了重伤。当部队在天山南北屯垦生产，向荒地展开进攻以后，因为他的身体条件不宜当班长，上级就征求他的意见，想调他到伙房当炊事员。他只说了句：“可以。

成！”沒有多久，他就變成一個模範炊事員了。半年以後，上級又調他養雞，他還是那句老話：“可以，成！”連里本來只有十六只雞，不出一年竟變成二百三十只。後來，因為連上的豬沒有專人照管，圈里臭氣沖天，糞便滿目，生病的豬幾乎占了一半。許多人都嫌脏，不願干這号差事，上級又找到了他。他依然是那句話：“可以，成！”從此，他每天打掃糞便，用石灰消毒，給豬洗澡，喂食，生病的豬都慢慢的好起來了，豬圈從早到晚干淨淨，許多同志說比人的宿舍還衛生。過了一年，豬繁殖的一個圈已經不夠用了，而他又親自動手蓋了兩個。後來上級又要調動他的工作了。這次調動的地方叫沙口子，是這個農場和第十一農場中途必經的一個驛站。說來也怪，流沙在這兒堆了一道又高又厚的沙梁，好像一座天然的長城。中間風吹開了一個豁口，好像城門，也是這兒唯一的一條孔道。這兒另外一個特點是風暴很大，一刮起來就滿天黃沙，不僅刮斷了電綫，而且流沙常常把沙口子擁滿。所以，農場領導為了保護交通和電綫，就在這兒蓋了一間小草房，並派一個人在這兒看守。這也不難想象，在那滿目茫茫沙丘，整天看不見人，聽不到鳥叫的地方，一個人孤孤单单的住在那兒，成年累月接觸的只有風和沙，那需要付出多么巨大的堅韌和勇敢啊！領導為這件事情也大傷腦筋。當找到李萬才這個人談過以後，他連考慮也沒考慮，敢然是那句話：“可以，成！”從此，他就在那兒定居下來了。作飯用的面粉，水和菜，都是過往汽車和大車捎來的。轉眼一過就是四年，有一天，他忽然托汽車司機給左副場長捎來了一

封信，上面說沙口子有兩千多斤蔬菜和哈密瓜，請派車來運。左副場長感到非常奇怪，親自趕到那里一看：原來，他不知怎樣神出鬼沒的引來了水，竟然把沙口子變成一座菜園了。滿眼都是肥綠的蔬菜和瓜田，那唯一的一間房子周圍也長起了樺樹和白楊，顯得非常別致和醒目。左副場長秋後把他調回來，打算另外分配他的工作。這時，農場建設得已有相當的規模和技術設備了。就連農作隊里也有專門制作肥料的人員。本來打算調他到隊上負責肥料工作，又怕他幾年來沒有接觸農業生產，怕完不成任務。誰知道他却絲毫不畏縮的說：“可以，成！”於是，他就被調到五隊去了。以後，聽說他對農業技術非常鉅研，學習得非常刻苦。……

左副場長所介紹的李萬才，他作的事情既不驚天動地，也不離奇曲折，听起来好象很平常，三言兩語就說完了。然而却是那樣的耐人尋味，使我感動。我竭力的想象着這個人的個性，形象，以及和他將要展開的一場精彩對話，興奮得我甚至于連文章的題目也想好了，就叫：“可以，成！”吧！那知我越興奮，就越覺得車子慢，心里就越着急。但趕車人却一點也不理解我的心情，仍舊是那樣悠然地趕着車。我禁不住催了他一句：“同志，請你趕快一點。”他回過頭來朝我笑了笑，用嘴向馬嚙了嚙，分明是向我暗示：“難道沒看見車上的肥料太重嗎？累壞了馬怎麼辦？”我不好再說什麼，心里感到這個人簡直小心過余了。抽一兩鞭子就會把馬累壞嗎？我很不滿意的盯了他一眼，他也不理會我的不滿，只

是埋头赶着車。

車子走到农場的棉田尽头以后，前面全是基里圩孜維族老乡的庄稼地。那一片无涯的庄稼长的确实出色，那又粗又高的包谷，已經結棒子了。棉花正值結鈴时节，肥密的枝叶和花朵把田野全部掩沒了。棉田里散布着正在整枝的維族老乡和身着花裙子的妇女。我心里有事，对这一番劳动景象沒有更大的兴趣。然而赶車的却不然，他的眼睛突然亮起来，黑黝黝的臉上泛起一层兴奋的紅暈，嘖嘖的向我夸奖道：“看老乡的庄稼长的多好，今年保准又是大丰收。”“嗯嗯！”我口不应心的吱唔着。他又說：“我差不多每天都要从这条路上走两趟，一走到这儿心里总要高兴半天。”“是的，真叫人高兴。”“你知道，老乡們学习了部队的生产經驗，庄稼才长得这么好。”“部队經驗当然是好的。”我依然冷冷的說。他也許看出了我的不热心，就把头轉过去，两只眼睛直直的望着那一片庄稼。这当儿，兩匹馬好象也懂得主人对这个地方很留恋似的，蹣跚达达走得更慢了。我正想叫他把馬赶快点，不料他突然“吁”了一声，把馬車停住了。他向我說了声：“等一等再走。”就跳过渠道，走进老乡的庄稼地里。我奇怪的向他喊道：“你干什么去？”他回过头答道：“找老乡說句話。”就头也不回的走远了。我当然不便强問，只好坐在車上等他。这时，太阳已經压在西山頂上，好象一爐子将要灭的炭火，消散着殘余光輝。橘紅色的云朵也失掉了光彩，变成团团暗影。一群烏鴉哇啦啦的在头上掠过，大概是飞到天边的林子里投宿。但我們只走了三十几里，还

有将近一半的路程。看来，非得摸黑赶路不可了。我中午到现在又没有半口饭落肚，这时觉得又饿又急，心里只埋怨赶车人的事情真多，不该耽误了我的行程。同时，又后悔没听左副场长的劝告，吃过中饭再走。心想自己干脆一个人前边走吧！又怕黑天碰见狼，一个人又不好对付。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还是和马车就伴。过了大约半小时，只见他满头大汗的跑来了，满嘴喘息的說：“妥了，妥了！”我没好气的問：“什么妥了？”他跳上車来，揮鞭吆喝了一声，馬車又走动了。然后向我解釋：“你瞧瞧！包谷馬上就要成熟了，可是老乡还一个劲往田間灌水，灌得叶子尖都发黃了，这样会給丰产造成損失的。我就跑去給他們建議，可倒巧的很，他們的社主任也在地里，就采納了这个建議，把水堵住了。”我没有說話，心里怪不乐意的想，他真是一个好逞能的人，难道人家不知道水多了会影响丰产，还需要你去多事，真是狗咬耗子，多管閑。老实說，我这时感到他越发的不順眼了，真想諷刺他两句。好在他再沒有向下說。我們就这样互不理睬的呆坐着，誰也不說一句話。

这时天已經完全黑下来了。眼前的庄稼，梧桐林，轉眼变成了一片模糊的暗影。风吹在身上有些凉意，不由我打了一个寒噤，只觉得肚子餓得更难受了。只好蜷伏在車上，合上眼睛，索性睡上一覺，說不定会把飢寒忘掉的。那知偏不湊巧，車子顛簸得非常厉害。迷迷糊糊正要入睡，咣当一声就把我搖醒了。一連睡了几次，都未能如愿。只好仍旧坐了起来。抬头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月亮已經爬上天山，照

得四野一片銀白。庄稼，丛林，一切历历在目。路边靜靜流动的渠水，在月光下变成一条綉花緞帶。远远的天山，好似堆起来的銀子。还有前面被綠树包围起来的圩子，閃着几点灯火，煞是有趣。这月光下的原野，这秀丽的景色，又把我的情緒激动起来了。我想馬上作一首詩来抒发自己的感情，正在构思当儿，赶車人又把我的灵感打断了。“你听！那是什么？”接着，馬車也停了。我起先吃了一惊，繼而仔細一听，原来圩子里飄出来一陣欢乐的声音，彈卜、鎖呐、歌唱嬉笑混成了一片。是不是在这样美丽的夜晚，人們在为一对新婚男女的幸福而祝賀，还是在歌唱自己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我笑着对馬車夫說：“你怎么这样大惊小怪，那是老乡們在唱歌。”“不！”他臉色正經的說，伸手指向渠那边的庄稼地。原野靜靜悄悄，除了棉花叶子被风吹得沙沙作响和葦丛中的虫叫声外，什么声音也沒有。我摸不着头脑的說：“什么也沒有哇？”“你再听听！”他依然怪認真的說。我有些不耐煩了。“你开什么玩笑，快赶車吧！”“不成！”他固执的瞪了我一眼，忽的跳下車去，迈腿跳过水渠，又复向庄稼地走去了。一时鬧得我实在莫名其妙，心里慌乱起来。这个人該不是神經錯乱了，不知胡搞些什么名堂。我生气得真想扔下車子自己前面走，又怕他在这儿出了什么事，又不能这样作。正在胡猜乱想，只見他在那边棉田喊我：“同志！請你来一下。”我一听声音就非常生气，便毫不客气的頂了一句：“你搞什么鬼？簡直莫名其妙！”那知他不但不生气，反而叫得更紧了，最后竟恳求起来了。“同志，快来帮个忙吧！我一

个人实在搞不过来。”我这时毫无办法，只好慢腾腾的从車上下来。走到那儿一看，这才明白过来了。原来，农場里有經驗的生产战士，都有一副敏銳的耳朵。他們在黑天里放水澆庄稼，可以从流水的声音辨别出水的流速，沟行間是否灌滿，是否垮了渠，跑了水。而他剛才听到的正是老乡棉田里的斗渠决口了。多粗一股水从缺口冲了出来，向棉田嘩嘩滾淌。附近的棉田在月光下变成了一片明鏡，形势确实有点不妙。此时，他正站在缺口旁边，双手掏着泥块堵渠。泥水淹没了他的膝盖，全身衣服已經变成水汲汲的。不用說，叫我的目的是助他一臂之力。我呢！不去又覺得說不过去，去又怕弄脏了衣服，心里委实犹豫不决。这时他又連声的催促起来：“赶快来，迟一步渠帮就要垮了，那更不好办。”我好不容易下了决心，脫掉长褲和鞋袜，向水里淌去。天哪！想不到渠水是那样的冰冷刺骨，激得我渾身都哆嗦起来。但此时也顧不了許多，咬着牙走到渠边，用手掏起泥块，学着他的样子堵渠。那知水的冲力太猛，掏起来的泥块又小，一堵到口上就叫水冲散了。堵了半天，一点效果也沒有。他回过头对我說：“不成，这样堵到天亮也堵不住，得赶快想办法。”我毫无信心的說：“有什么办法呢？”他說：“用什么东西先架到水口上，然后再加泥土，这样就冲不散了。”我一听这話有道理，一眼就看見身边又粗又高的玉米杆子，高兴的說：“好主意！咱們用玉米杆子架吧。”“不成！”他不同意的說：“那能用老乡的庄稼堵渠。”“不用又怎么办？”我的心里也发急了，不服气的瞪着两眼，看他有什么絕招。停了

一会儿，他忽然脱掉自己的上衣，说道：“用这个架吧！”我迟疑的问：“那行吗？”“可以，成！”他满有信心的回答。“那你的衣服？”他没有喘气，用手撑着衣服架在豁口上，叫我赶快垒土。我这回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就赶忙向渠口填泥块。因为有他的衣服擋着，泥块再也不会叫水冲走了。他高兴的嚷道：“成了，成了，赶快加油！”我的两手自然加快了速度，一时累得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但这时我什么也不在乎了，只是拚命的填土，填土，……

两个钟头过后，我们又坐在车上行进了。这时，我的心情变得和月下的原野一样，又舒展，又愉快，完全改变了对这个车夫的看法。我觉得他的思想里有一种可贵的东西在閃耀，就和这光洁四射的月亮一样。相形之下，自己的内心又是多么的自私和狭隘啊！基里圩孜越来越近了，人们狂欢的声音也越来越清晰，我不觉喃喃的在心里说：“幸福的人们啊！你们尽情地唱吧！舞吧！但那里会知道，有一个普通的战士，在人不知、鬼不觉中挽救了你们几千亩将要丰收的庄稼。如果不是我这个自私的人在場，他作的这件事将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永远不会被人談論。”其实，在革命队伍里，时时关心人们利害的无名战士，何止只他一个。而他也何止作了一件这样的好事。……

我的朋友講到这里，只是摇头感慨不已。我也为这个“似乎經常碰到”的人所作的事吸引住了。着急的问：“这个人不是很值得一写嗎？他的名字叫……”“他就是我要采访

的对象，名字叫李万才。”“真的吗？”我惊奇得几乎嚷起来。他回答说：“是真的。我写了很多先进人物的特写，通讯，想不到我对先进人物还是那样的陌生，那样的不了解。你不要摇头，是太不了解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一日于乌鲁木齐

白金的家乡

你知道天山北麓的准噶尔原野嗎？你見過瑪納斯河流一域的棉田嗎？当然，棉田并不是什么稀罕事，可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棉田？你可以騎上馬，不，最好是坐上汽車，沿着田間寬暢的拖拉机道駛行一整天，也別想跑到尽头。那是棉花农場毗連的几十万亩田野，那是一块閃着异彩的宝地，那是盛产白金的家乡呵！

秋天，正是棉花吐絮的时候，看哪！怒放的棉朵和綠叶在你面前汇成了漫无边际的花的世界，壯闊得好象身临东海，枝叶婆娑的棉树是蕩蕩碧波，怒放的棉朵賽过滔天的白浪。你再留神一看，远方是多姿的天山峰巒，天空晴朗得象一块藍寶石，棉田騰起的縷縷水气，透过太阳变成五光十色，象孔雀舞动斑斑的花翎；再加上遍野劳动的男女战士，飄蕩的采棉歌声，怎能不令人想起彩虹般的童话境界，够多么奇妙！

因此，每当我向人們夸耀这儿的棉花，总要想起那些从事翻天覆地劳动的战士，想起第一个在这里播种棉花的人。他是我过去的連首长，现在还是的。

說来也真慚愧，我虽然在这盛产白金的地方劳动过，但

這閃光的成果里並沒有我的份。這是因為……唉！一句話也說不清，凡事總有個源頭。

我是最近才回到這被譽為“白金的家乡”的。

我原先在開發准噶爾先遣部隊第一連當文書，一九五〇年開赴垦區不久，就調到文工團去了。一晃就是八年，長進確實不大。這次整編機構，動員下鄉生產，我就堅決向組織請求到農場去。組織批准了，並照顧到我的志願下放到第十三農場，場部又分配我到一連去。說也真巧，我的連首長還在那兒呢！

到了第一連，不，早就改成第一農作隊了，連長也變成隊長。但我總有些不習慣，感到用老稱呼親切。當我扛着行李找到一連，部隊的變化真使我吃驚，全連竟沒有一個我熟悉的戰士。一幢幢的房子是新蓋起來的，鵝黃色的牆，玻璃門窗，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座劇場式的俱樂部。房舍四周被一簇簇樹林包圍着。這裡的三月雖然很冷，田野的雪還沒化淨，但渠道已灌滿了春水，四五个婦女蹲在渠邊洗衣服，一群孩子趕着鴨子玩耍，……這分明是內地農村的景象啊！

在迎接我的人羣里，我只認識我的連長。他的名字叫何發光，一切都和八年前一樣。黑紅色的臉膛依然是那几道刻得很深的皺紋，又粗又黑的掃帚眉，眼睛大得有點怕人。他差不多已經四十歲了，但身體還是那樣結實，粗壯，筋骨里好象蘊藏着無窮無盡的精力。戈壁灘上的熱風，酷寒，好象八年來並沒有動他一根汗毛似的。他向我伸出一

只厚大的手，握得我的手痠疼的厉害，然后搖了几下，大眼睛直直的瞅着我說：

“你早就應該回来的，我知道你干那个事不合适。”

乍一見面就爽直的照我心上涌了一下，我頓時滿臉發燒，連問候他的話也說不出口了。他搶过我的行李，拍着我的肩膀說：“先給你找个住的地方。走！到我房子去。”我尷尬的厉害，只好隨他走進一間屋子。

房子很不坏，紅漆地板，两层玻璃窗，洁白的四壁，但陈設的簡陋使我感到驚訝。桌子上堆了一厚叠書，牆上挂着几張图表，还有几面錦旗。有一面紅旗破旧得變成黑色，但中間几个“猛打猛冲”的字样依稀可辨。我馬上想起这是他在沙家店战役中获得的一面紅旗，如今还在身边。再看看床上，原来他的鋪盖已經打成包了，那条破軍毯我是認得的。椅子上放着一只破木箱，里面放着老羊皮大衣，毡筒，臉盆之类，屋子里再也看不到任何东西了。我早就听说他的老婆和孩子都来了，一定在农場安排了一个舒适的家庭；但这哪里有家庭的影子呢！他依然象个光身汉，生活竟是如此艰苦。

看到这些情况，我早就把剛才的不好意思忘得一干二淨，怀着好奇心向他問：“你的家不是早就来了嗎？”

“对！一九五四年她拖着儿子找来的。”

“那我怎么沒見到……”

他的鼻子哼了一声，說：“这又不是新娶的媳妇，整天守在一块有什么意思！她在場部的養禽場喂雞，赶个二月两